華海彙編

六

華海彙編目錄

下編

李㳻島米獄

己丑獄事

邪正搆誣

華海彙編卷之六

韓山李源順時和 輯

東西人分黨

明宗甲子閒青陽君沈義謙乃鋼之子 仁順王妃弟也以舍人因公事往領相尹元衡妾壻李肇敏館有他人寢具問之乃進士金孝元也孝元有文行聲名動世及 宣廟朝釋褐吳健力薦銓郎則義謙心鄙前事斥以染跡權奸不許義謙之弟忠謙擬銓郎孝元亦以銓郎非外戚家物塞之初 祖宗朝懲麗代強臣之患設臺閣以議論為政凡除拜專屬吏曹又

慮吏曹權重三司差擬專任郎官故銓郎之權直與
三公埒也銓郎必以三司中有名德者極選而令自
薦其代年少新進無不覦覬通塞之間不能無爭端
也於是少輩譁然指沈爲妨賢孝元又目義謙爲心
驕氣粗至謂不可柄用搢紳游談之徒左右交亂以
戚畹士類爲黜陟之論先是李樑
明廟戚元衡植李樑以
也愚騃多氣儕流嗤笑之　仁順王妃表叔
敵元衡樑恃寵驕恣義謙去樑保護善流故前輩年
高位尊者多扶翼之自是金沈角立而士林先後輩
遂成睽貳孝元家在駱山下東學洞歸東人義謙家

在白門内貞陵洞彌西人也東人推金孝元許曄金宇顒李山海李潑柳成龍李洁李敬中鄭仁弘鄭芝衍鄭惟吉西人推沈義謙朴淳鄭澈金繼輝辛應時尹根壽李海壽洪聖民具思孟趙憲金千鎰髙敬命宋象賢皆経術才猷有一代偉望先是相臣李浚慶遺表憂朋黨之漸玉堂李珥斥其不然至言人之将死其言也悪白仁傑疏曰東西二字是亡國之禍胎也 宣廟乙亥許曄金孝元為臺官以微事強侵相臣朴淳淳在相位律被推考東人之計欲使淳自去位以孤沈勢於是金繼輝論許曄而趙瑗繼之東人

積不平李珥揚言於朝以爲東西皆士類不可偏攻
乃與盧守愼白 上出補沈金二人於外要爲鎭定
保合彼此血誠調劑而不能得其後戊寅東人稍盛
西人尹晛與東人金誠一同爲銓郎不相能誠一等
欲陷三尹未得乃起李銖張世良獄獄竟不驗鄭澈
素剛直輙言李潑過惡金繼輝又訟尹斗壽等被誣
事東人深惡之辛巳鄭仁弘起林下拜掌令自以淸
論將劾義謙盖國家屢經士禍小人濁亂多出戚里
故士流或嚬爲時 仁順大妃上賓義謙回絶內援
而東人執虛名攻之太過凡西人之右沈者擧謂之

邪黨新進之士浮慕名美惟東人是趍東黨由此益
盛李珥爲大司憲力主調停勉從仁弘畧論義謙積
失士類之心珥嘗爲兵判也詣玉堂洪迪家誦迪花
落高下不齊飛之句以爲唐調時名士大夫會迪曰
吾輩會議者効公事也珥曰旣有公議吾不可在此
遂起去東人又聲言鄭澈與沈爲朋比珥爲澈力辨
之尹承勳攅肆侵詆於珥至癸未許篈疏斥珥 上
怒竄之大諫宋應漑又効珥 上又竄之都承旨朴
謹元宰同僚覆逆 上又竄之是爲三竄篈所論多
有据摭而無其實珥竟被誤國小人之目成渾適赴

朝痛辨鄭澈又從以力言 上所以亟斥鑄等也於
是右珥者多於右沈而西人至此亦衆甲申李珥卒
後朴淳劾去金宇顒而李潑等漸加攻毁西人之尊
珥淳者常困於貶辱至己丑東人前修撰鄭汝立逆
變作鄭澈為委官治獄鄭彦信李潑李洁白惟讓曺
大中皆死東人崔永慶以曺植門人有清修名亦死
獄中東人之平日峻激者不死則竄朝著為之一空
自己丑至辛卯鞫獄不罷連坐甚廣時澈已遞委官
而東人猶疑成渾嗾澈搆殺永慶怨怒彌深初李山
海與澈同推珥渾甲申後專附時輩為澈所鄙汝立

獄後渾澈金長生李希參會坐澈曰汝立黨多黃海道擬汝立都事之政官不可無罪長生曰汝立本欺世吏曹安知爲逆而不預擬黃海都事乎渾同澈議希參告山海盖山海其時銓官也山海大銜之及爲領相柳成龍爲左相鄭澈爲右相是時 上無嫡嗣議屬金淑儀所生光海君 上意在金仁嬪所生信城君山海謂成龍曰鄭新參相位必有急務成龍語澈澈曰建儲爲急山海遂約二相同入前二日山海子慶全往金公諒家仁嬪娚也方談笑山海奴急来曰大爺無淂招郎君公諒深恠之朝往問故慶全曰

曰鄭相方先請光海儲嗣次殺仁嬪王子吾親謂何
忍見是以泣公諒以告仁嬪仁嬪痛哭 上怪問之
告其事曰願歸死小人家 上曰公諒無識何處聞
浮浪言乎鄭澈何以殺汝子爾何為怪狀於是 上
疑之密以御札往復且使人密探松江賓客往来者
又使信城外舅捕盜大将申砬率軍官直信城家以
戒不虞而澈不知也時副提學李誠中草建儲疏有
書吏瞯其機勸勿上登對日山海稱病澈獨入請建
儲 上震怒曰吾猶在急建儲欲何為澈出待罪成
龍不出一言李誠中李海壽曰非澈獨為臣等亦同

議 上即除誠中忠清監司逓海壽又教曰鄭澈建
儲實欲殺王子之計戾氣生毒澈矣西人密知公諒
事兩司將欲請殺尹斗壽曰合啓公諒何其疲弊吾
在西銓當隸公諒府下尋罪誅之即以公諒隸校山
海又語公諒公諒以告乃選根壽孫新之為仁嬪翁
主壻事遂已此山海弄奸處也時澈在相府 上下
倫忌記逐之兩司仍迎合論罪構棘江界兩司又欲
加律山海以為不可而止澈既竄山海收召東人之
所斥逐者一隊善類無不以奸黨竄錮是為辛卯東
人得志之秋也先時有宴會論朝畢會獨山海有故

作詩送之年月下只書鵝翁澈見之曰此大監今日
眞出自家聲盖鵝翁二字類猫聲故澈比山海於猫
也山海聞而深憾之山海五歲能作詩文名世得時
望始與澈推珥渾後附時輩遂成隙壬辰倭變 宣
廟播遷至開城府小駐有一宗室上書請治金公諒
交通亂政之罪又論李山海誤國之罪請竄之 上
只命罷山海相職流平海 上御松都南門樓軍民
父老請名還鄭澈使赴 行在 上在義州下一詩
於政院曰痛笑關山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寧
復各西東當是時寇亂日深西人之曾見擯棄者皆

能伏節死如趙憲金千鎰高敬命宋象賢最其著見者東西二黨咸聚於朝而倭寇尙屯南海國處板蕩朝臣莫暇攻擊及戊戌倭撤歸山海亦已宵還時鄭澈已歿而東人復張持澈甚急追奪其職先是義謙與孝元一時之爭皆無深意而至於末流河決魚爛孝元亦嘆之謂義謙曰吾二人雖爲亂階實相爲知已其孫判書世瀗亦謂義謙諸孫曰人謂吾兩家爲世讎而實則世交也○李櫟執柄李戢權信高孟英金百鈞李翊等諂附爲腹心金明胤鄭士龍金繼儉等以崇品阿諛納交尹斗壽李文馨許曄持淸論不

附義謙乃櫟之甥而一反櫟道副學奇大恒義謙戚人也知有密旨劾櫟賜死時義謙與有力焉李滉倡言功存社稷奇大升朴應男以滉之門人與義謙相善彰善癉惡朝著肅清盧守愼還朝曰吾輩得無後慮乎蓋士論本於戚里恐人譏之也後東人以此言爲公案然義謙有功無罪故李珥欲調停士論以是時論致嘆於珥鄭澈深責以黨禍從此始矣後潑等嗾仁弘論義謙而珥恐愈激勉從澈知仁弘意不在沈而珥見欺謂珥曰豈料吾輩死於公手乎珥驚曰吾未覺得仁弘一日再啓果劾澈黨義謙○曹植與

李滉不相許及河宗䕫妻淫獄事嘗恨其不痛治使
門徒逐河妻而毁其家植又與李楨交厚及是楨見
不同疑受河賂而緩獄於差官乃毁楨同隣新屋作
絶交書示吳健等滉聞而非之奇大升諸人亦笑之
大升同李俊民爲承旨言曰河獄問南溟必詳識植
大怒罵曰奇大升欲拿鞫問余時金孝元往植曰名
爲士流而附外戚可乎盖以大升諸人附義謙也植
大喜推奬使吳健薦銓郞且言大升言行凶悖必誤
國事嶺南東西之論由是激發至於廢大妃而極矣
李浚慶本不快年少士類至是愈激必欲殺士類凡

五次發端而不成此東西分黨之源也

南北諸人分黨

先是金孝元出外而李潑用事握朝權十六年與禹性傳不相能東人中柳成龍右性傳為南人李山海右潑為北人東人遂變南北兩黨一云李珥力主和平保合之論李潑金應男鄭仁弘等不能排擯乃以不測之惡名加諸人欲置之極罪柳成龍曰如何則傷人必多不可適從禹性傳之意與柳合而異於潑等遂分南北當是時山海子慶全將薦入吏曺銓嶺南人鄭世經時以銓郎執不可揚言以為慶全自儒

生時多浮誇不可引入銓地山海及附於山海者咸
大怒時李德馨在相府使人請李埈謂子可語景任
經世字 若塞慶全銓薦則生大風波此非鎮定朝廷之
計吾非為私也埈與經世同鄉而慶全於德馨妻弟
也及之經世不聽山海怨經世嗾其黨南以恭移攻
其師柳成龍蓋經世本成龍弟子山海疑經世受成
龍指嗾使以恭言之而非其罪於是右成龍者如李
元翼李德馨李睟光尹承勳李光庭韓浚謙等皆謂
南人以成龍家嶺南也右山海者如柳永慶奇自獻
朴承宗柳夢寅朴弘耉洪汝諄任國老李爾瞻等是

謂北人以山海居洛北故也南北分而北人尤盛當
國十七年東人之歸遂絶辛丑北人得志鄭仁弘使
朴惺文景虎等誣成渾不赴國難潛害永慶竟至追
削西人之前後言事者貶黜殆盡戊申光海即位崇
用北人而西人與南人俱失勢癸丑誣獄之起論國
舅金悌男挾永昌大君謀逆殺之幽 仁穆大妃于
西宮北人又分爲大小焉主廢母論者爲之大北異
者爲小北而大北則以李爾瞻爲首許筠韓纘男鄭
仁弘李偕白大珩等賛之小北則以南以恭爲首柳
永慶朴承宗奇自獻柳希奮金藎國等雖官高於以

恭而以攻斥廢毋論為小北賛之亞恃恩寵以咸福
相軋時人號為三昌爾瞻時為廣昌府院君承宗為
密昌府院君希奮為文昌府院君故也慶全初與爾
瞻善恐禍及己癸丑間使其子褒上疏請斬爾瞻方
爾瞻與慶全對棋也小報至有進士李褒請斬爾瞻
之疏爾瞻驚曰令公之子欲殺我也慶全曰寧有是
理必有同名者矣爾瞻信之卒局而起後知其見欺
而絶之慶全遂入小北柳永慶以私於永昌大君為
仁弘劾殺之永慶將敗以恭之類知機先角立時人
謂以恭清小北謂永慶濁小北希奮在咸里秉權小

北之黨猶不衰然大北最强故又自分裂鄭昌行李
濵柳夢寅等以救鄭蘊為中北洪汝諄初附山海通
宮掖害善人自任己亥間復相傾山海山海黨圖去
汝諄不果　宣廟因相臣李憲國言兩黙之時人目
山海曰肉北汝諄曰骨北而許筠為皮北光海壬
子癸丑間稍為寛論者名曰緩北而不知何人的當
是名　仁祖反正時凡北人之濁亂者沒誅之惟小
北多無恙然黨小勢孤不能自立或託他黨至今小
北人不甚高官不鯁議論與時浮沉苟容為主黨小
故甚護黨世傳小北纔冠相授科場秘方一小北主

試衆小北必參勢孤故自力文辭文亦以科文爲準的云

老少論分黨

癸亥 仁祖反正西人金瑬李貴洪瑞鳳張維崔鳴吉李曙具仁垕李厚源元斗杓具宏申景禛沈器遠金自點李适等恊賛擧義𢑱倫再叙 大妃復位大北爾瞻仁弘以下盡誅死自後無敢以大北爲名者西人遂執國論舊相李元翼南人也名爲元輔通用南人 上以諸功臣多驕恣每抑西人扶南人金瑬揣知 上意恐失勢陰下令於自中曰吏曹參判以

下皆許南人而吏曹判書以上及政府則不可許南
人絶無柄用者惟張顯光以山林長銓李聖求附流
乘丙子亂暫登相位時李珥成渾從祀之論已發南
人猶醜正不已至　上末年薦拔學問之士宋時烈
宋浚吉起於山林中外拭目自此西人主局非勳戚
即山林南人常鬱鬱處冗調　孝廟初元禮羅賢俊
彰大義於天下宋時烈首應聘名寄諸葛亮之責列
于朝者益多西人而南人趙絅洪宇遠許穆尹鑴權
諰有時望亦厠其間己亥　孝廟薨　莊烈后既服
昭顯世子三年至是宋時烈定以期年南人久已蓄

怨伺隙尹善道鐫穆等煽爲畀主貳宗之說借禮論
嫁禍時烈最受其鋒嶺南士人柳世哲等又爲陳疏
黨論更加一層甲寅 仁宣后上賓 顯廟以 莊
烈后不爲長子婦服會諸臣議禮致誤怒斥西人穆
鐫善道等攻之甚力首相金壽興被謫時烈待罪南
人許積爲相受顧命 肅廟嗣位積當國先是 上
外祖金佑明用隧道葬父時烈非之閔維重劾其失
佑明疑受旨於時烈以閔愼代父居喪事斥時烈遂
成大隙佑明姪錫冑與積等合引入南人以誤禮攻
時烈荐棘海島又發告廟按律之論西南爭端自此

始而錫冑以玉堂一年超拜兵判南人執柄吳始壽
閔灦閔黯柳命天以緩於罪宋謂之濁南許穆權大
運洪宇遠李觀徵等以峻於罪宋謂之清南鐫始為
清論終為濁論庚申積執政其庶子堅素驕恣爲及
第恨不得清顯意希非望與宗室楨柟圖不軌與錫
冑有隙欲先去佑明鐫乃請管東 慈殿洪宇遠趙
嗣基朴瀗等又陳疏一襲爾瞻佑明憂憤不起疾賴
舊相金壽恒抗章力討鐫等計不售錫冑金萬基密
令私人鄭元老(光弼妾子)伺察堅動靜知其出謀時積設
賜几杖宴宣醞賜樂命赴百官以寵之錫冑不赴直

入闕告元老言即令設鞫與元老面質堅服即轘裂
起大獄殺楨柟鎬吳挺昌迫及武將柳赫然而李元
楨趙磹李德周俱宰相也餘黨竄廢冤死亦多西人
復當國錫胄還托時烈庚申後因科場無名告變書
錫胄受　旨偵探南人為諜者金煥也錫胄時赴燕
付其事於金益勳益勳使煥告變時錫胄已還使益
勳密啓於晛房遂起璽瑛之獄初煥之貸誘許璽錫
胄之教也因璽而察柳命堅亦錫胄之教也益勳叔
殺之以是主張歸益勳璽等伏誅而他所引或不無
虛實於是西人少年名官趙持謙韓泰東劾益勳以

誘致反逆之設心甚於反逆又曰誣人希功時持謙
以偕来承旨往拜宋時烈言其事時烈亦謂無狀及
入京始聞錫胄事曰然則非益勳之罪少年遂大潰
曰長者亦為偏私無足恃也論議歧貳西人之中老
少又分為二前輩有金萬基金錫胄閔維重閔鼎重
金壽興金壽恒李端夏李敏叙等咸宗時烈不與時
議踈以老論以老成先進故也持謙泰東等自成一
黨以排擠勳戚名為清流朴世采南九萬吳道一尹
趾完朴泰維等助之世稱少論初尹宣擧丙子入江
都與妻友約死及妻友死身獨改名以宣卜苟免悔

過志學交遊於時烈有聲譽又畏尹鑴陰附之其子
拯師事時烈且與南人權愭李三達聲氣相連宣擧
歿之年己酉有擬書於時烈所言皆崇奬鑴穆者又
其年譜備載之並擬書秘不出至　顯宗癸丑見鑴
之黨朝夕且入又見宋忤南人乃請其父墓銘於時
烈始見年譜擬書所論與平日斥鑴者相反深疑於
宣擧死生心跡故宋示不滿意於墓文拯含怨外存
師弟之名陰肆怨詆遂附持謙等為勢當時西人非
宋偏則乃持謙人故拯自歸於少論拯以名家子負
宿儒重望少論翕然戴之其黨愈繁則顯絕師門遂

與南人合至己巳 肅廟誕元子景廟南人閔黯權大運睦来善閔宗道金德遠等用事 仁顯后退處私第南人初入患失不為力争庭請不過半日而止朴泰輔等敢言受戮黜李珥成渾於聖廡乃殺宋時烈金壽恒李師命金益勲進用尹拯為大司憲援拯伸鑴及庚申寃死人惟堅楨柟挺昌不原削去庚申保社勲褒贈持謙甲戌坤宮復位禧嬪張氏廢 上大誅閔黯李義徵逆黜諸南人而西人復入時大臣南九萬柳尚運等以少論陰為自全計不為國母討賊乃於張氏獄免希載死朴世采以左相起名討希載

不得請自是南朴又分論尹趾完徐文重朴泰尚申
翼相崔錫鼎等依九萬爲黨申琓俞得一申銋等從
世采爲老論及辛巳　仁顯后上賓希載閔彥良宗
室杭等巫蠱事發覺被戮九萬以罪去自甲戌以後
老少論迭進數十年輒有尹拯是非之爭少論以拯
宗主焉南人見廢立朝者絕小然自九萬倡邪論之
後儒生林溥李潛之疏藉國本而搆禍於老論賴
上英斷士林得以無事癸巳　上即位四十年二品
以上請上尊號兵判趙泰采倡其說領相李濡白之
金鎭圭李晚成諸臣皆立異於是主是議者爲大黨

駱黨立異者爲花黨蓋泰采居大洞濡居駱洞晩成居花田也戰爭方始而遭辛壬之變遂合而殉國丙申 上專任老論嚴斥尹拯父子削其官明示好惡領相金昌集以宣擧文集有僭妄語毁去書板少論柳鳳輝朴弼夢李眞儒崔錫恒徐宗廈林象極吳命尹李光佐尹聖時李明誼等諸凶終始投匭血戰思欲一逞至辛丑 景廟嗣位不幸有疾嗣續無望大臣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趙泰采奉 慈旨冊 英廟爲世弟則鳳輝首斥定策諸臣之罪命 世弟代理則金一鏡趙泰耉韓世良等踵鳳輝恣爲凶言譁

上有疾惟動撓國本是急挾宦竪朴尚儉謀廢 世
弟事覺只誅尚儉獄不究又嗾睦虎龍誣告老論謀
反崔錫恒李光佐等按獄鍛織殺昌集等四大臣以
代理節目聯劄事為逆案巨卿武宰朝士儒生駢羅
屠戮是為辛壬士禍東國所未有也虎龍既策勳而
逆鏡撰頒教文凶言直加於不敢言之地甲辰 景
廟薨趙泰億撰頒教文又襲一鏡餘意一鏡教文所
謂蹀血禁庭其疏所謂懷刃鍾巫一串貫來凶謀狼
藉錫恒一鏡則直以罪人招辭多逼東宮肆然陳達
泰耇則至擬諸梁獄前後謀危之狀昭不可掩自此

一鏡之黨布滿朝廷與南人禍家廢族嗜利媒進者締結往來焉乙巳 英廟初服一鏡角龍師尚aa𣁽
後先伏誅泰億亦竄老論復進雪四大臣寃鄭澔閔鎮遠爲相率百官請誅鳳輝以下少論諸賊 上
以事關聖躬務從寛典只許投竄鏡黨及南人廢族謀爲逆亂做出讒說傳播中外丁未羣臣爭之益力
上深軫黨禍更爲黜陟忠逆舊案一倂換翻之少論又得志及戊申掛書之變出南原全州及都城誣
聖躬極其凶慘使聽聞慣熟然後少論沈維賢朴弼夢弼顯等復煽一鏡所倡不道說與南人李𢢽佐

鄭希亮等連三道傳檄舉兵先佐居首相授李思晟以關西節度使毋南泰徵以禁軍别將内外相應關北伯權益寬湖西伯權詹各為聲援獜佐兵先陷清州師臣李鳳祥營將南延年不屈而死弼顯起泰仁遵儒起安陰皆以掛書之意傳布凶檄自稱義舉一國大震遣兵曹判書吳命恒率將士討平之亂定明誼真儒聖時宗厦象極命尹等以逆黨死不數年真宗薨南人鄭思孝及道隆少論李械等與宗室垓折結宦妾宮中有咀呪之變凶圖狼籍始乃發覺於庚戌之獄皆伏邦刑於是 上思救黨獘遂合諸黨

彌曰蕩平取洪範建極之意也即調停之策也故相
朴世采嘗務是論 命配世采聖廡使老論相洪致
中少論相趙文命率諸黨之進取者布列百僚行之
十餘年忠逆是非一切混淆然老少論執政南人少
北沾其餘瀝又以掬成進取之窠故其風習震蕩之
勢不如他黨論所謂蕩平不過口頭唯唯心老心少
終不悛南小亦如之己未以來國是初定始取南龍
誣案火之昭雪忠究褒贈如舊乙亥少論尹志尹尚
白逆亂又起志就商子掛書羅州有奸臣滿朝民陷
塗炭舉兵等語完伯趙雲逵馳啓詞得伏誅李夏徵

朴纘新趙東鼎等凶孼就誅參者鳳輝世良益寬李明彥權縡等十數賊追加大逆律師尚就商眞儒等并亦孥籍錫恒泰億光佐削其官秩大赦國中蕩平後老少論有緩峻之分少論峻者主泰耇光佐之論緩者皆從文命老論峻者以忠逆混淆爲難進之義緩者務爲和平浮沉取用會志獄出而干連多凡少論立朝者聯名封章首討耇輝等諸逆賊指爲亂本南人小北又繼之其論與老論同歸至是國論定而不貳云此後老論夂東軸分黨尤瑣瑣不可盡記○

自 宣廟乙亥至光海壬戌五十年爲東人時自

仁祖癸亥至　顯宗癸丑五十年爲西人時其末流之禍東人在於戊申之日以柳永慶心主永昌李爾瞻力扶東宮一立一落而成故其禍之極在上而易局西人在於己丑之初以李厚源力主湖西以大同法金堉心護漢西勢不相敵累世而後成故其禍之極在下而易局〇宣廟辛丑間有尹西申西之目仁廟反正初有功西清西之目又於　仁廟己巳間有少西老西之目少西謂朴炡羅萬甲俞伯曾權濤鄭弘溟姜碩期之類　仁祖朝金瑬在銓書務爲調停之論推轂南以恭爲都憲玉堂論其不合瑬指少

年名流五六人為朋黨以老西少西之說白于 上
上怒貶朴炡俞伯曾羅萬甲三學士於外吏判張維
亦以救護萬甲特除羅州牧使崔鳴吉劉曰南以恭
雖柳朴所親癸丑以後與主張廢論者為仇敵乃以
指嗾李元翼為罪屢年竄謫壬戌冬間又有救護士
林之功今當更化之日無論彼此扶其尤者與共國
事未必非収拾人心之一助故臣與金瑬同席贊助
始擬清望而三臣之論以恭者亦不無執言之端盖
先輩年紀既高閱歷已多故其論常主於寬恕後輩
血氣方強名節自勵故其說常主於清峻寬恕者或

流於情勝清峻者或流於過激二者所尚之相反自
昔然矣臣幼少時見一隊士友中黃愼鄭曄吳允謙
諸人以儒學行誼爲前輩所重金瑬洪瑞鳳金尚憲
以清名華聞爲後輩所推而論事之際緩急不同議
評前輩之言蓋可多矣而前輩處之怡然終不介意
此所以全交之道也歲月侵尋人事漸變昔之後輩
反爲今日之前輩而又將前日清峻之論讓與一隊
年少而自居於受人譏評之地互換之道正好一笑
寬恕之道獨及於不能無瑕玷之人而不及於一時
持清議者則何異於惡舟之傾而移左而就右乎未

幾三學士及維并蒙恩名○宋浚吉嘗曰西南之論各主一處未知其孰是然如文元老先生浦渚趙爺俱是厚德公心之君子而每主西人之論後學當須尊信而以為定論矣

華海彙編卷之六

分黨溯源

余既編東西分黨而人有疵其太畧乃撮議論之由東西者輯爲一書或過於詳或失之畧者隨其年代之遠近也至若辛壬義理只取其當時爛簡而外史無徵雖欲記一二耳聞何足傳信也故忠逆是非無以瞭然然其中亦寓公正之見讀者自知之也

乙卯歲李芑等以 仁廟未踰年之君不入文昭殿而附于延恩殿盖有所受也其後 明廟將入文昭

殿李滉及年少士類之意以為 仁廟君臨一世
明廟入承其統為人後者不可不享於文昭殿也三
司論啓以李浚慶復踵李芑之餘論傾危之浚慶雖
屈意從之而内懷不平自此朝論日漸携貳是時李
滉撰文昭殿奏議以浚慶之意不可故不得上達是
時洪暹洪曇宋純金鎧等忌士類欲逐之李滉既退
鎧語人曰浩卿此行所得不小暫訪京城手握一品
告身歸鄉豈不光眼乎鎧嘗過全州遇監司宋賛劇
言儒者之弊傷若無人府尹盧禛退而脫帽投地曰
着此終不免禍蓋鎧必害士林也及曇為吏判引鎧

為大憲鎧大言曰當今士類妄欲有為不可不抑制
也鎧未久遆任中華國注鎧之子世輝曰吾父為大
憲時以領相李浚慶之言欲請罪朴淳朴應男奇大
升金繼輝李後白鄭惟一具鳳齡李珥鄭澈尹斗壽
根壽具思孟朴謹元洪聖民李海壽辛應時吴健等
十七人不意見遆未果云已巳春鎧以特進官自請
入侍進言曰當今年少輩作黨輕蔑大臣已成已卯
之習意欲排擯士類也臺諫安自裕鄭澈承旨沈義
謙力卞之澈至曰已卯趙光祖諸人皆賢者也鎧紹
述衮貞之餘論熒惑天聽嫁禍士林翌日承旨奇大

升請對斥鎧後領相李浚慶言承旨請對非舊規恐無體統李珥啓曰承旨亦經筵官有何不可於是三司論鎧門外出送盖鎧承浚慶之意將罪十七人仍欲及李滉滉與大升書曰吾輩今日實無更張國事變亂政法將欲逐迫舊人濟已植黨之為者而彼乃強此之無據而為罪必欲納之罟擭陷穽之中而後已鎧持身居官稍稱廉簡而為人剛愎自信不喜道學之士見人異於俗流深疾之他日又啓曰臣前日之啓非嫉賢也惡似善而非善者其言欲自明而其意陰險當澈之斥也 上厲聲曰鄭澈過矣金鎧何

至於此澈曰雷霆雖嚴臣言不敢不盡因言鎧失切
中其病鎧面色如土先拜而出憂懣成疾數月而卒
此東西分黨之漸也曺植與李滉本不相許及至河
宗蔘妻之獄事植以不能明白痛治不平于心且李
禎受賂緩其獄作絕交書示吳健輩暴禎過惡(詳在上篇)
滉非之與禎書曰愚意不欲令公憚其言而力為發
明又不須屈已求合也又別紙曰曺君有高世重名
意謂其人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天下萬物不足以嬰
其心彼鄉里一婦失行與否何等一塵纖事使斯人
而遇說此事宜若洗耳而不聞乃為之自敗高節與

人爭是非費盡心機至於積年而猶未止誠所未曉
然公不幸而遭此變亦不須分疏亦不須傷歎亦不
當以全交爲望惟當自反而牢定脚跟硬着脊梁仁
義存心而抱如舜之憂直義養氣而果如曾之勇超
然若不聞其言洒然無相及其事邈然爲不知也又
曰朋儕閒事兩皆名流至於違背如此莫不疑怪而
嗤笑雖如滉者亦不免爲兩君嗟惜之滉意旣如此
而奇大升諸人皆以楨爲非而笑之遂成隙焉詳在上
方權奸用事也李浚慶不能厘異而心護士類故時
望不衰元衡旣敗乃得當國而浚慶無經濟之才性

又高亢不能下士且膠守舊轍遵守上因循架漏相業無可觀士林短之大升尤發侵語浚慶御之遂與士類不協乃上劄論朝臣有朋黨之私 上驚問若有朋黨則朝廷亂矣大臣和解之而語甚糢糊 上亦不窮問得無事而由是士林指浚慶為醜正之人壬申秋前副應教李珥疏曰朋黨之說何代無之而惟在審其君子小人而已苟君子也則千百為朋多多益善苟小人也則一人亦不能容也況於成黨乎若不問邪正輒疑其朋黨欲破之則東京黨錮之禍白馬清流之慘未必不作也大臣當激濁揚清使君子

得與小人屛跡可也豈可以數行辭說姑爲塞責之計耶浚慶所以爲朋黨者皆負一時清望主張公論者也若明言姓名則不特得罪於士林而歸於小人殿下亦疑其防賢病國矣故莊頭匿形鬼談鹹說如此正直行之者果如是乎古人將死其言也善今人將死其言也惡嗚乎異哉今者大奸大慝如南袞沈貞者雖不可謂必有此人而亦不可謂必無此人也浚慶之說一出而流俗之輩多有是之不幸而袞貞之奸潛伏周行復啓讒喙舊臣所懷非笑者隨聲應響而　殿下又不免有先入之說所稱則已卯之禍

復作於今日矣士林何辜宗社何依言之至此不勝
痛哭時沈義謙金孝元議論岐貳各分黨類(詳在上) 左相
朴淳有清名重望而是前輩故指為義謙之黨時載
寧有奴殺主之獄淳為委官 上以無明驗命釋之
許曄為大司諫孝元為司諫欲以按獄失體請推考
淳乃謝病士林疑孝元欲攻淳以孤義謙之勢辛應
時謂副學李珥曰諫院請推大臣大失事體玉堂何
不劾遞珥曰玉堂非主論劾之任也鄭澈謂珥曰請
推大臣必是挾私意動撓賢相使不安其位玉堂烏
可無言珥曰此非金孝元所為乃許大諫之議過中

也澈曰公以此止於過中耶太輝字暉仁伯字孝元同心爲
邪論之主此欲攻去賢相非無意也時吏判盧禛辭
病不來代以鄭宗榮素非人望且有附托孝元之請
澈謂珥曰鄭銓長豈可在乎珥曰論駁非玉堂之職
澈慨然作詩曰君子辭黃閣小人秉東銓賢邪進退
除副學心怡然珥見詩但微笑而已宗榮鄙俗狹中
且忌士林故大憲金繼輝劾以未洽名望不合銓長
上雖不允宗榮謝病免正言趙瑗啓曰推考者照以
笞杖之律乃所以治庶官也不可以施之於大臣於
是諫院避嫌曰請推大臣未見其不可獨繼輝所見

與瑗同仍論曄以戻親切族信聽戻親之言持論過
中至於請推大臣云云時淳以賢相被劾公論甚不
平而年少者皆孝元儕流論議相符瀫見瑗與孝元
不相悅諭以公論瑗乃劾之副提學李珥將會同僚
適見柳夢鶴曰此事將何以處之夢鶴曰失一賢相
豈不可惜珥曰若劾趙瑗則鎻右相于重門也雖欲
出得乎珥會同僚問曰此事何如同僚皆曰若遞兩
司是防言路珥曰諫官有失而玉堂糾正則何妨言
路大臣有罪遞之可也罷之可也雖流放竄殛可也
言官隨事論斥有何回避但不可請推也所謂推考

者有司詰問照律乃督察庶官之法非所以待大臣
昔漢臣有使司隷校尉督察三公而議者非之今之
請推大臣乃有司督察三公之法也諫院之啓旣非
而憲府雷同亦可遍惟金大憲趙正言可出仕儕議
不同珥力辨良久乃歸一修撰洪暹曰許大諫一時
所宗而乃被論劾此可慨歎著作洪迪李敬中曰許
大諫豈私於所親為過中之論乎大憲之論過矣不
可遍珥曰此言是也乃上劄盡遆兩司只使趙瑗出
仕公論皆以為得中而惟孝元儕流不快於心曄尤
不平李誠中見曄曰令公請推宰相非也曄厲聲曰

吾初言請罷而同僚力止止於請推緣吾殘弱也且
玉堂處置臺諫甚誤何以遞兩司而存趙瑗與叔獻
年少不知事者為玉署長國事何以不誤左右默然
韓脩聞之曰許太輝大失性殆將死乎曄負士望而
久居堂上之列不得陞品頗懷憾焉少與盧守慎相
友故恨守慎之不薦引一日守慎問曄曰誰可作相
曄歷數朝紳曰誰不可相如洪暹鄭宗榮輩皆可相
守慎默然知其為慍語繼輝在憲府指曄為徇私偏
主已見曄子篈為吏郎輕薄無識齎怒繼輝揚其父
之失欲出之吏叅朴謹元希時輩之旨乃出繼輝為

箕伯尤不厭重望柳希春棄官南歸珥謂人曰柳公
雖無才讀書之人也李後白金繼輝練達時務明習
典古不可去朝也議于同僚請留三人　上不從于
時沈金既有分黨之漸而繼輝後白皆有人望為沈
黨者也二人既出孝元受謗益深諫院啓以吏曹循
私失情請遞叅判以下即依　允且教曰曽於親政
時沈金角立之説日益盛朝論紛紜大諫鄭芝衍問
于珥曰論議橫潰將如何珥曰此由銓曹不得其人
但當鎭之朴謹元不厭衆心可啓遞而銓郎有闕若
得公平之人政事得體而仁伯自求外補則庶可無

事並行心肰之欲只駁謹元而僚議欲悉駁銓官並
行不能抑盖銓郎李誠中許對皆孝元深友故欲擊
之以殺其勢乃悉遞銓判以下少輩多疑恨十月
上以特旨除孝元慶興府使曰此人在朝使朝廷不
靖當補遠邑吏判鄭大年兵判金貴榮啓曰慶興極
邊近接胡人非書生所宜鎮撫累啓乃命移富寧義
謙則拜開城留守盖李珥欲出兩人于外以鎮浮議
勸右相盧守愼白 上珥繼陳之有是命改孝元為
三陟尹斗壽根壽尹晛與金誠一同作銓郎論議矛
盾遂成嫌隙東人甚嫉之乃有李銖米獄詳在他本仁弘

剛直而量狹計慮不能周偏嫉惡如讎既論性傳敬中之後時輩疑以珥主論而抑東扶西多有不平潑素嫉義謙必欲擊去之時輩多不知珥而獨潑宇顒尊信之時爲流言稱義謙於今 上宅宗之時滑緣宮禁希起復之望欲專擅權勢而義謙於今日無異孤雛腐鼠置之一邊亦可若論劾則人情疑惑惹起不靖之端矣何必無事中生事乎潑意不夬乃見仁弘貸其決仁弘議于宇顒宇顒止之曰恐惹爭端但敗好意思也仁弘不聽欲并論澈宇顒曰若論李潑則大憲必不從而角立矣李潑決不可論也仁弘見

珥力勸論義讜珥不從曰義謙只以先后至親使不
失其祿則此於國家恩義有何不可而必欲論之乎
仁弘慷慨不已欲棄官而歸潑見珥曰時輩不能深
信令公者恐牽情不捨義讜故也公絶此人則一時
士類皆信服公言而西邊善士漸可收用有保合之
勢且不論此人則德遠將棄官而歸豈不可惜乎珥
曰吾將思之珥謂渾曰無端論義讜甚非事宜但時
輩本疑珥黨西而鄭德遠以論此事不合棄去則時
輩必以此為赤幟顯然攻珥矣珥去之士流盡散則
國事尤敗矣今日之勢須從衆議渾歎曰不有景涵

誰立此論不有德遠誰決此論可謂平地起風波矣守顥謂珥曰論劾非宜若一劄論其人則何如珥曰劄子須多言句令此事有何說而能陳列劄子乎守顥曰劄子勝於論啓矣珥意亦然之一日憲府齊會仁弘欲論罷義謙珥曰上劄子論其為人如何仁弘曰不如論之為明白正大也珥曰此事必須啓辭得中若稍過激則必有蔓延之患且起後事當置疑信之間不可入於啓辭中也僚意皆從之珥乃口占啓辭曰青陽君曾以外戚久執國論貪權樂勢積失士流之心近年以来朝論渙散不能保合者實此人所

致公議不平久而愈甚而迄未嘗見斥故好惡不明
人心疑惑請罷職以明好惡鎭定人心且謂仁弘曰
後日啓辭當依此說不可追增句語以起人惑仁弘
口諾而心不然憲府旣發而明日諫院亦發弘文館
亦上劄請從公論 上不允翌日仁弘啓添以援附
士流等語 上問士流何人仁弘請議于同僚以啓
上曰旣爲啓辭則當自知之速爲回啓仁弘遽對曰
所謂士流者沈義謙與尹斗壽根壽鄭澈等相與締
結窺覘形勢珥謂仁弘曰李涵介士也若以爲締結
義謙窺覘形勢則寃枉極矣仁弘從之於是三司議

論紛然正言尹承勳斥珥以黨澈珥與執義南彥經
持平柳夢井啓曰鄭澈剛偏不能容物憤士論之過
激屢形辭色時輩亦不甚究澈之心事而抵斥過失
澈固不是而以為黨於義謙亦不得為公論矣彼承
勳有何識見不過承望士類風旨為趨赴之計耳兩
司請遞 上峻批不允屢啓乃許遞特補承勳新昌
縣監珥引咎自陳曰承勳之言有如迎合時論故臣
性愚直率爾斥之 殿下折之太過恐因此直言之
士有所囁嚅朴淳聞之歎曰如叔獻可作儒林宗匠
年少輩識見暗昧乃以不關事爭辨至此置國事於

度外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也當仁弘之再啓也澈
責珥曰豈料吾輩死於叔獻之手乎珥笑謝曰吾見
事遲爲人所責然兄之責我不亦過乎癸未六月十
三日　上欲議邊事命招兵曹堂上盖其時北方藩
胡尼湯介侵寇故也兵判李珥以病入卧內兵曹
上遣內醫看病退去調理三司劾以專擅權柄驕蹇
慢上朴謹元宋應漑許篈合勢助之珥連日辭職三
公啓請出仕至十七日始肅拜啓曰臣負罪惶恐擅
柄慢上人臣之一罪也大臣分疏而猶不以臺諫之
言爲過當臣負此極罪而安本兵之地號令將士傳

之四方必為駭惟請賜斥免 上慰喻之持平李景
嶸啓曰臣以城上所論珥時措語過當呂誨先見之
明竊議者多唐介許道之罪臣實當之掌令成泳啓
曰臺言寧失過激不可柔懦景嶸別無所失並請出
仕 上從之珥啓曰臣若幸 上之優容偃然從政
則從前累疏只是固寵之計請舉臣罪咨詢左右如
以為可貰臣雖不安敢不黽勉隨行如以為實犯則
雖流放竄殛臣實甘心 答曰在卿自處之道雖如
是予若詢于左右是未免一毫疑卿之心予豈可為
哉大司諫宋應溉獻納柳永慶正言鄭淑男啓曰昨

見李珥啓辭拈出憲府所論數語至以大臣不爲過當爲非又欲詢左右稱量輕重此實近古所未有之事也 答曰啓辭誤矣不須如是爲之也掌令李徵避嫌叱珥王安石以臺諫叱呂誨洪汝諄李景嶸趙仁復再啓成泳處置之事正言李澍請出宋應漑以下應漑永慶淑男再辭曰自 上反以臣等之言爲誤在職尤爲未安云大憲李墍請出執義以下只遞成泳兩司論啓珥請罷職副提學李德輿應教洪進校理金鎮許篈劄論叱臺諫益甚二十日 上下手教于大臣曰近因李珥言語間事臺諫相激爭辨至

於玉堂上劄斥珥於誤國小人此非發於偶然言語間事也蓋以珥自前裁抑新進之士惡其超時附黨畧爲陳論由是見忤於時論者久矣遂乘時侯釁必欲劾去後已矣凡公卿大夫承召不來者多未聞有以慢君論之者是何臺諫獨能直截於珥也其納馬(珥請募民納馬以給戰士)不稟亦不過許多事務未及取稟耳是豈擅權哉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人君於小民尚不可以情外罪名輕加其身況宰相耶既曰擅權慢上則何不明正其罪照以王法而乃敢請以罷職即如乙巳奸臣輩目之以叛逆而罪之以罷斥者之爲耶

豈可如此說似有落字

又曰卿等雖請珥留用而萬無出仕之理姑遞其職以安其心何如當此北方邊報國家將亡之時賢邪不辨何以為國乎予不勝痛心此則當隨後處置領相朴淳極陳珥忠懇而此因銓曹用人多用同僚不相可否今後論薦郎官及三司朝參用之 上曰郎官薦法中亦無欲罷之淳曰臣意誠然左相金貴榮右相鄭芝衍陳其不可罷之意 上竆問珥遞任與否淳厲色曰豈可如此說左右相曰雖非小人多有誤事又云若不信用珥則成渾亦不為用矣又歸罪於銓郎甚重淳貴榮議珥姑遞任芝衍議珥終不出

仕則當此多事之時不得不適然臣之所憂不但爲
朝廷欲爲珥保全令名　答曰兵判可適李珥已陷
於誤國小人豈有所謂令名哉右相之議何其迂也
其心所在予殊未測嗟予珥好歸鄕關高臥白雲誰
能羈縻予副學權德輿等啓曰朋比分黨罔赦之罪
乘時僥釁莫大之惡也有一於此邦有常刑臣等知
有君父不知有宰相妄議論列自陷於小人　上曰
李珥旣爲小人論小人豈爲小人如權德輿洪暹嘗
贊珥之忠直贊譽小人者未知爲何如人之歸耶洪
暹斗筲固不足責德輿與年老之人趨附新進得無羞

耻今乃自處以小人此非前後反復者耶庶孽通清
金瞻前於經筵啓之令若律之以變亂成憲則金瞻
為謀主李珥為隨從今乃以瞻為議珥执兩司論珥
四五日停啓以沈守慶為兵判七月十五日成渾被
徵上疏白李珥之心事斥三司之誣因　答忠憤激
烈如使奸邪聞之足破其膽信乎君子一言為國輕
重仍　傳于大臣曰以予寡昧無識慵暗不敏不知
忠邪莫曉是非故頃日問于卿等乃敢為含糊之說
予固已知卿等之心而隨後處之為教矣今觀成渾
上疏大臣事君之道果如是乎當初李珥排擯惟為

朋奸之類耶辨別以啓領相朴淳請榻前對以當初
不遍臺諫爲非且曰宋應漑許篈與李珥有嫌不可
同參其議而不避甚非矣金瞻出外言曰平心觀之
其劄意果似過情未知其意也　上曰何爲此言左
相金貴榮曰似不出其口恐傳者誤耳　上曰李珥
果小人乎貴榮曰知人固難人有內邪而外善外和
而內惡珥之心術臣不能的知不可以小人目之亦
不可以君子譽之成渾欲探言根而罪之云然則雖
權奸當國能言者亦貽譏於後世淳以攻珥者比之
李芑而歸罪銓郎又云今日非西非東者亦有謗貴

榮曰近日東西說稍定而李珥辭免又成紛紛紛紛幾定而成渾又成紛紛是皆亂也 上曰好矣 上曰珥去乎曰去矣十六日教政院曰人君之所與為國者大臣也故曰安危大臣在昨日予以不知忠邪莫曉是非問諸大臣而左相憚於甲是乙非乃敢為依阿苟容之態曾見大臣有如此者乎既在大臣之位亢辨賢邪進退人物乃其任也若不知賢邪則是不智也知而不直啓則是不忠其何以在具瞻之地貴榮呈辭命遞大諫宋應漑請遞即遞應漑是啓極陳珥出髡與沈家相締結狀幾千言前是鄭澈績白

上曰李珥始為僧時議停舉沈義謙解之厥後拔身
皆沈之力也如此狂悖之人何用之有洪迪言曰商
鞅因景監見李珥因沈見抑又何益　上曰李珥不
過誤國小人我不過為輕妄主汝等爭此能執尼湯
介乎兩司連啓不已特補應溉長興府使許篈昌原
府使副學金宇宏校理鄭士偉丁允福修撰洪迪韓
孝純極論淳珥渾締結求解西人之意兩司請罷淳
曰本以斗筲之才濟以文墨小技用心回邪行己狡
痻與義謙相為心腹珥渾亦是義謙之門客昵友故
淳共托死生相為表裡批旨屢示未安玉堂劉批有

曰領相為人松筠節操水月精神有忠勇之道淸愼之德八月王子師傅河洛疏論三司仲救淳珥渾三人都承旨朴謹元以洛為偏黨　上峻斥兩司啓以謹元為直言　荅曰宋時六賊當朝李綱去國太學生陳東等上疏極論之千載之下聞其風者尚不覺投袂而起云云　荅政院曰欲塞人言掩蔽聰明耶大抵公論之在世間如水之在地不必以臺諫而是不必以芻蕘而非今玆臺諫之言人心不服義士奮袂將四面而起爾等雖欲竭力彌縫不可得矣今日仕進承旨朴謹元金槢甲李元翼並許遞成均儒生

柳拱辰等疏言珥渾之賢　荅曰予寡昧叨守鴻業知不足以下賢邪才不足以治國家使朝廷不靖是非混淆責在於予夫復何言今觀疏辭忠讜激烈爾等意氣如此吾何憂國事湖南儒生等疏曰柳拱辰等盡為宋應漑任韓戩所傳擧云　上令鞫治戩儒生申磼上疏極言三司奸慝狀且指洪渾禹性傳金應男朴謹元金瞻金睟洪暹倡為邪說　荅曰觀爾上疏誠極忠款直哉若人今士氣如此實由祖宗培養之澤朝廷邊鄙固無當憂爾弟申砬盡忠報國身在邊疆虜不敢近有古良將之風爾又奮不顧身抗

疏斥邪有此奇節是何爾一家并生忠義為國効誠
若此也予用嘉焉特旨洪汝諄為昌平縣監洪暹為
龍潭縣監金瞻為知禮縣監右相鄭芝衍遣司錄啓
以朴淳被論事申救 答曰領相為人予豈不知芝
衍病重 上命舉所知自代對曰李山海早有公輔
之望大可用云招正二品以上引見于宣政殿教以
朝著不靖全由於沈金兩人之致欲遠竄何如左右
以為當初分黨雖由於此兩人今皆外補(沈拜全州府尹金補安岳)不與于朝政不必罪之又教曰朴謹元宋應漑許
篈予知其奸遠竄何如左右以為如此之人雖有過

越之言不可以言獲罪鄭澈曰此人等不可不明示
其罪乃命竄應漑于會寧謹元江界篈鍾城 上以
鍾城方被兵移甲山又特補李漑長興府使朴承任
慶源府使金應男濟州牧使謹元等竄時以御筆親
撰教書曰憸人在位朝著不靖司寇失刑國是靡定
爰舉流放之典永為來世之鑑朴謹元等以憸邪之
性挾斗筲之器締結浮薄之徒作為朋私之黨亘為
汲引盤居要津或塵喉舌之司或冒臺諫之官張皇
聲氣簧鼓邪說擅弄權衡脅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
忠賢朋比之跡已彰尚稱公論挾憾之態已露自謂

貞方事皆罔赦言實誕誣忠良屈抑忠且極於濁亂
羣小得志罪難逭於誤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尚忍
肆市之誅薄施惟輕之典九月修撰金弘敏在鄉辭
職仍陳珥失誤之事　答曰觀此疏只是騰傳三司
啓辭弘敏亦即僚中黨私無足恠也至於以珥為黨
者以此說動予意噫君子不患其為黨而患其黨之
小也予欲法朱熹之說願入於珥渾之黨也自今以
後爾輩以予為珥渾之黨可也若譏珥渾者則必罪
無赦儒生朴濟上疏極論時事金孝元金應男徐仁
元洪暹宋應漑許篈朴承任朴謹元洪汝諄洪渾禹

性傳金瞻鄭熙績李景嶸李徽金宇宏李山海李潑等陰凶之狀且言宇宏雖似良善以其兄故未免誤入云時特拜珥為吏判諫院連啓極言東西角立之源且言禮判鄭澈交搆生禍無所忌憚前後儒疏皆詠其風旨請澈罷職　答曰諫院必為人所嗾則予知此論之意矣是不過欲去鄭澈而并及一二前輩諫使予見之認為和平之論不疑之耳如兩李者何足論也不過以無識撓尾之人得除言官為邪黨之先鋒今此輩情狀敗露伎倆盡露欲歸罪於兩李圖為自脫其謀可哀也實如啓辭當初只欲駁正其事

初非攻擊之意城上所自以已見添入慢擅等語則其時三司有何所難而不爲駁正遍差反肆邪說無所不至必欲賊害忠良而已耶平日旁伺狺然之心未嘗一日忘于懷第未得其極耳一朝見李珥之小失挾彈睥睨之徒雀躍而起自以爲時哉時哉不可復得於是邪說充塞四面圍合小人之謀可謂巧且慘矣而其實誠愚也況其時憲府啓辭亦有此等之說其與景嵘別無異同云云而今此啓辭乃曰以已意添入云者是何言耶然此人既皆邪黨依啓罷職至於鄭澈之爲人其心也正其行也方惟其性也直

故不容於世見憎於人耳若其當職盡瘁清忠節義
草木亦知其名矣眞所謂鵷班之一鶚殿上之猛虎
也須於引對之日讜言斥邪予固知今日得此謗故
卽回諭於澈果然矣若罪鄭澈是朱雲可斬也爲今
之計莫若勿擠鄭澈勿擧東西勿言已往則可求鎭
定而自當囿於和平之域不然則前輩之覆恐移轍
於後也領相朴淳三度呈辭優批不許乙酉八月兩
司論沈義謙植黨朋比移禍士林而外而朝廷政令
內而宮壼擧措無不指揮方居父喪規爲起復假稱
內旨毒殺妻弟請罷職　答曰處一人之是非初非

難事而緣玆朝政紛拿十年不決異哉前古未有也
至於加罪則不穩於是兩司啓以義讓與朴淳李珥
朴應男金繼輝尹斗壽根壽朴漸李海壽辛應時等
結爲死生之友權勢相倚濁亂朝廷覘視形勢云又
曰成渾亦受其籠絡云云其時大憲李拭執義李由
仁掌令韓顒洪仁恕持平李時彦沈岱司諫李養中
獻納鄭弘男正言趙仁得宋言愼大諫李潑在外未
及來及入京啓曰須日本院論義讓之罪自　上下
問其交結之人則宜歷數無遺而判書洪聖民副學
具鳳齡是皆義讓之親友獨不歷數非事君之道也

生員李貴海州生員趙光鉉等上疏皆為珥渾須究
丙戌十一月公州教授趙憲上疏極陳珥渾學術之
正忠國之誠又斥時人防賢誤國累萬言　上留中
數旬不下憲又上疏極論　答曰因求言陳疏之誠
良用可嘉憲又疏論宋應溉葬其父母之時用隧道
僭用天子之禮丁亥三月貴光鉉又上累萬言　上
問曰浮躁好事之徒爭起而附會之出入義謙之門
曉夕相逐奴顏婢膝之輩迎降而鑚入者不為不多
又曰前附義謙之徒一時納欵於東人倒戈以攻義
謙者指何人也貴啓曰亡師李珥平生赤心憂國一

忤時輩橫議百出若使珥之心事小為發明臣雖萬
被誅戮不避所謂浮躁好事者白惟讓盧植宋言慎
李好閔盧稷若歷陳則豈止於此數乎趨附義謙而
反攻者朴謹元宋應漑尹毅中此輩不足道又有相
識而非珥之比者李山海也以識義謙為罪則何不
攻山海而攻珥也徒以不忤於時輩故也山海自少
故舊而無一言救珥此臣等大憾也山海贈義謙詩
曰洛北春来重見札山蹊夜黑慣相逢此果不識義
謙乎此所謂曉夕相逐者也所謂奴顏婢膝者鄭澱
績也戊子正月前縣監趙憲疏論盧守慎鄭惟吉柳

洪李山海權克禮金應南黨比病國且論朴淳鄭澈
之賢見棄遐荒又論宋翼弼徐起等俱爲將帥才
上命焚其疏教之曰人妖也
李珍島米獄
宣廟戊寅士類中分謂前輩爲西謂後輩爲東一時
進取者見東人甚盛咸皆趨附之扼腕奮臂曰東是
西非金繼輝雖號西人亦爲年少輩所重故每事不
能不稟承於繼輝時尹晛與金誠一同作銓郎議論
矛盾遂成嫌隙而晛之叔父斗壽根壽皆在要津每
爲扶西之論東人甚嫉之欲劾斗壽問於繼輝止之

曰當今士論橫潰不可以爲國務在鎭定保合不可
攻擊年少輩以此不快於繼輝時務安縣監金應楨
以賂權貴被罪朝廷方以貪贓爲戒而東人欲乘其
時擊去尹壽三父子而難其名矣一日金誠一於經
席仍論貪汚啓曰金應楨雖被贓罪而厥後亦有載
米行賂於權貴者貪風未易戢矣　上遽問曰是何
人曰珍島郡守李銖也銖乃尹壽姨弟盖欲因此以
及尹壽等也臺官請鞫銖許辭以副提學方爲年少
輩倡導劉論臺諫只論與者不劾受者之罪非直截
之義臺諫始擧三尹名以爲受者繼輝爲大諫在外

聞誠一等所為甚不是曰士類處事當十分明白豈
可以曖昧之事遽起大獄乎及還朝乃啓曰尹斗壽
等或以學行或以才智皆以良士并被擢用久在銓
曹臧否人物仇敵滿國今其受賂安知非陰中者之
所造言也於是年少輩羣起而咆哮指為亡國之言
玉堂劾遞繼輝李山海為大司諫而大憲朴大立持
論尤勁掌令李潑袖出彈文毛擧三尹家隱慝醜詆
無所不至自 上既以東人攻西為不公而又疑繼
輝之黨西黙為全羅監司時箎津縣令李信老有所
贈遺於判書尹鉉生員鄭汝忠偶言其事少輩誤認

以鉉為晛即啓請鞫問信老以受者則無指的之人
泛指朝貴而及於右相盧守愼而以大臣不敢發論
者以為東人名為糾擿貪汚而實欲罪三尹也不然
何故李銖之獄期於必成而李信老之獄鞫之不詳
也少輩既病其言又恐獄事不成則反為西人所中
鉤問無所不至聞李銖之米接置于市人張世良家
乃託他事捕繫因移囚禁府而又不可獨窮治銖獄
故逮信老干證人鄭汝忠刑訊極其慘毒汝忠幾死
物情尤不平皆曰今日東人之嚴法刻刑無異金安
老云憲府不得已請放汝忠而信老之獄終不成焉

珍島郵吏舊嘗怨鉢者揚言曰我若入獄則獄事即
成憲府聞之即啓囚其吏即納招曰李鉢載百石米
接置于張世良家因介送于三尹家云而世良終不
服 上以郵吏已服故乃從兩司啓盡罷三尹繼輝
旣大忤東人人皆尤之繼輝曰我旣失時輩之心時
輩必不容我而我亦不忍為其所用矣我之銘旌書
以大司憲足矣鉢獄久不成世良受刑二十餘次而
殆死或謂之曰汝罪不重若告以接置則免死矣何
若忍杖至此乎答曰我豈不知不服則死誣服則生
乎但實無是事安可自貪其生而陷人於死地乎時

銖及世良獄中許寃之書皆不許 上聞判義禁鄭
惟吉語人曰世良罪輕之人乃刑二十餘次期以輸
情此非法例我欲啓達畏時議不敢耳且世良若非
義士決是愚人也何故為李銖殺身乎 上疑銖獄
不實問于三公將釋之政院爭之至四 上怒命罷
入直承旨金宇宏宋應漑而盡遞都承旨李山海等
時 天怒大震闕中驚動明日兩司玉堂爭不能得
三公亦力為承旨言之而亦不從銖及世良乃得釋
仍特叙三尹蓋李山海宋應漑等及三司并爭之鄭
澈時以大司諫立異於是李栻洪渾鄭熙績等移怒

於繼輝澈投疏指斥目之以邪黨

李元翼初入臺以簠簋不修彈尹斗壽後元翼因公事往謁斗壽無幾微色留與語曰貧族之遭喪行昏者皆責具於我為副其需凡有餽遺不得不領受臺啓之發理所宜然吾何介意酬酢良久言皆由中適有鄉族書乞昏需斗壽命侍婢曰曩日譯官某有所餉疋段爾其取来婢入而復還曰本無是矣斗壽笑曰婦人輩以公在座欲諱之耳促令取出全封畀之畧不動色元翼服其偉量終身敬重

己丑獄事

修撰鄭汝立世居全州南門外父希曾夢鄭仲夫而
娠及娩亦如之希曾不悅及戲遊嬉刲雀雛自嘴至
趾希曾詰之一兒告某氏所為希曾怒叱之汝立暗
伺兒父母往杵挿刃於腹兒流血死其父母還頓足
會隣人詰其由汝立色不動出謂曰吾所為也人咸
驚怪希曾知縣汝立年十五六歲擅斷縣務吏畏之
惟其令及登第不仕歸鄉從李珥成渾論學珥渾病
其氣麁而取其讀書嘗稱詡珥薦於經席以博學有
才以是名重朝野從學者衆稱曰竹島先生性凶悖
兄弟不相容親戚作仇讐隣有士族女饒財而寡使

盜接於女戶下汝立言于官收其奴婢女家虛無人汝立乘夜強奸爲妾人憚其氣魄言議莫敢言其非汝立每曰資治通鑑以魏紀年是司馬直筆而朱子非之大賢所見非後生敢知也天下公物豈有定主又曰不事二君王蠋一時臨死之言非聖賢通論也柳下惠曰何事非君此非聖之和者乎門人趙惟直辛汝成等誇張其言文官李廷鸞汝立戚弟而金大立其妻族斥汝立以不吉之人不相從叅奉白光勳寓京汝立見其子振南年少英明請留學光勳辭之羅州人吳希吉初往學見其心術即謝絶武人白光

彦有勇力汝立屢請見不往每除拜汝立嗾臺諫駁之汝立慱通雜術知有壬辰亂欲乘時猝起與隣邑武士及公私賤人作大同契每月十五日齊會射侯供具則自其家辦故汝立飛簡列邑送各物如恐不及丁亥倭變全州府尹南彦經請汝立計事一號令軍士齊會無敢後者皆是大同契武士也賊退令曰他日有變各一時来到彦經嘆曰鄭公不但學問其才亦難及也及求為黄海都事始疑之自國初民間言鷄龍山新基乃鄭氏所都云汝立變名為八龍與海州人池涵斗僧義衍道潛雪清等歷覽九月諸山

至新基題詩一廢菴曰客遊南國遍鷄岳眼偏明躍馬驚鞭勢回龍顧祖形葱葱佳氣積鬱鬱瑞雲生戊巳開亨運何難致太平涵斗稍解文字自為處士本名景涵居京遙奸至親逃禍者捧汝立簡干謁守令李洸為湖南伯點兵於順天喚仙亭通刺不得黃冠道服策短驢而過被官人拿上汝立札洸迎之待以方外士涵斗獻詩曰僻居海東經傳纔通那知今日犯我相公涵斗嘗往文希凱家題云窨中豆粥光猶記何況今朝酒一壷其詩意不可曉凡所遇人以其手筆書其姓名年紀居住名以不忘錄後奸綾城官

娌行介留連娌潛取糊壁云義行雲峰民產自稱遼東人曰在遼時望東國王氣到漢陽則在湖南到湖南則全州南門外也先是有木子亡奠邑興之謠汝立刻其謡王版令行僧置智異山石窟行與雪清等托遊賞往得玉版而進時安岳人邊崇福朴延齡在坐汝立戒秘藏海西人益信之有童謡曰桑生馬鬣家主為王汝立與行鋸咼後園桑木填以馬鬣日久皮合招人見之戒勿言民間咸傳金溝鄭修撰家(移居)(金溝)有桑鬣之祥先是天安私奴吉三峰勇力絕倫超越人家日行三四百里為獷賊逃匿時柄臣陷於凶

徒術中以鹿屯島屯田海西蘆田徙民王非子孫推
刷國人大叛思亂汝立深幸售返計令行等倡言海
西曰南方異人若得志汝等無賦役又曰吉三峰三
山兄弟領神兵入鷄龍山或智異山遠望人馬無數
近見只有人蹤馬跡於是訛言吉三峰為王或云鄭
八龍為王汝立每曰智異山有神人吾常禀事問之
曰吉三峰延齡等益信之崇福有勇力或名渼或名
白昇武人宋侃是金大立戚侄有才畧汝立屢請之
侃恐被害往見汝立與池處士權生員及僧四五人
通內外同處侃大驚歸語大立曰叔之絶不為過矣

汝立壻李震吉以翰林還鄕見其所爲欲上變未及
告汝立見事機頗泄決計作變陰部署約束期以是
年冬末一時擧兵直犯京都先是李山甫遞海伯來
上問道內風俗山甫曰海西人怨國日深不久必反
至是九月山僧義嚴詗其狀密言載寧郡守朴忠侃
忠侃遲疑未發會安岳校生趙球常稱汝立弟子聚
徒飮醼蹤跡異常郡守李軸捕問球告以實軸邀忠
侃議以信川郡守韓應寅名士可取信朝廷乃以球
詣信川聯名報于監司韓準以啓己丑十月十二日
夜半入京 上大驚命招三公以下先問右相鄭彦

信曰鄭汝立何如人彥信極口稱譽次問領相柳㙉
左相李山海對曰雖博學多才其心所在未可知也
柳成龍以下皆對不知 上手擲其狀床下曰讀書
人所為乃若是乎使承旨讀之左右縮頸汗背惟彥
信哂曰鄭汝立豈如是李震吉以檢閱在前即命拿
囚分遣禁府都事柳湛等搜捕諸賊彥信於公座謂
湛曰鄭修撰萬無反理汝勿驚動從容陪来以此湛
進去遲延崇福聞球告變自海西四日半至汝立家
汝立與其子玉男及崇福延齡少子春龍脫身逃躲
隱匿于鎮安竹島令春龍丐食村人知汝立来輒與

飯累日尋其蹤跡汝立等藏身於場邉積藁中遂告
官邑宰閔仁伯領軍馳圍汝立勢窮扶劒欲亂斫軍
人崇福曰吾輩自決而已彼軍人奚罪汝先刺我袒
胷受之汝立刺之又刺玉男春龍終以劒接腹而伏
聲如牛吼劒透腹數寸死玉男春龍年幼畏㤼刺時
小避故得不死玉男年十七神彩俊秀重瞳子兩肩
有痣如日月狀汝立萌逆心恃此子云拿玉男春龍
上親問往来人玉男供曰謀主吉三峰往来者韓璟
宋侃趙惟眞辛汝成及海西金世謙朴延齡李箕李
光秀朴栈朴文長邉崇福池涵斗僧義衍等捕光秀

等皆伏誅侃憬惟直汝成不服而死巡手供曰巨拳
扣磐石四散如雷云并磔汝立崇福等尸震吉抵汝
立書曰有主昏日甚之語斷以逆律雖不服而死人
皆爲逆時前贊成鄭澈在高陽聞變入來人有勸勿
入澈曰逆賊謀害君父義不可不赴 上獎以忠節
是時李山海鄭彥信等秉白李潑白惟讓等主論惟
讓子振民聚其徒十餘人謀曰海西守令西人居半
又多李珥弟子必此輩誣告也鄭修撰朝夕入來吾
輩當抗章訟寃以柳永謹擬疏頭彥信欲鞫告者又
欲請監司韓準密啓推考於是湖南生員梁千頃疏

請治彦信潑惟讓等交親逆賊盤問不實之罪 上
嘉納拜澈右相爲委官澈素爲東人所嫉遂巡辭避
成渾勸起曰國事甚重奚顧後患澈乃出湖南進士
丁巖壽等五十餘人又疏言山海彦信等誤國護逆
之狀又言韓孝舜李廷直鄭介清柳宗知柳永立柳
成龍李陽元尹毅中尹卓然金應南宋彦愼南彦經
李彦吉曺大中李弘老李純仁柳夢井金弘微等之
罪洪汝諄無君不道之罪言語張皇 上怒曰汝等
如是詳知何不早來上變命推鞫臺諫崔滉成泳沈
喜壽尹暹申磼禹俊民李增吳億齡白惟咸俞大進

姜燦李洽屢啓申救不從儒生崔起南等又力救

上答曰予二十年忝位待儒生未嘗以惡言加之今僇辱於桁楊之下使韋甫之士與獄吏相對此豈予意哉今觀此疏良用嘉焉當爲爾等從之判府事黃廷彧劄曰逆賊鄭汝立生出從班人情憤鬱草野多士上章論事語激而無倫政在草野非國家美事且如朴淳面斥汝立以此不容遯荒屢空而卒請依張曲江故事賜祭以慰之 上嘉納時親鞫汝立侄緝諸賊之招皆犯上不道問事郎李恒福洪履祥等以口不忍言書達鄭約衍僧四賊之招又連累許多搢

紳為同謀獄事波漫澈不能鎮定貽書渾曰兄不可
不上来年少輩積憤之餘論議日激四賊之口將累
搢紳吾力甚单難以動天也渾上来疏曰汝立十年
前訪臣至三四講問書尺臣皆酬酢今聞有一通書
而觧臟者臣則抑又甚焉者也軍資正金千鎰疏言
賊招及於搢紳恐有誣告之怨其中與汝立作讐者
辭連滞獄時 上怒方震留中不下趙憲嘗言汝立
必為逆及誅憲自謫還諸士大夫問其由憲曰汝立
於榻前有不好底辭氣 上曰汝立多氣不合近侍
熟視久之汝立殊無惶懼之色及退没階瞪目回視

而出此非逆賊手先是汝立事李珥後諂附李潑
上曰汝立今之邢恕一日　上問曰汝立凶逆無一
人知者知人之難固如是矣成龍曰雖有知者而汝
立張甚言其過則大禍立至故不敢言　上問爲誰
對曰臣亡友李敬仲洞知其情狀重駁之臺諫反駁
敬仲終身沉滯而死矣　上問臺諫誰也對曰臣忘
未記考史草可知矣命史官查出掌令鄭仁弘持平
朴光玉也削職傳曰故執義李敬仲先見之明不下
古人贈判書賜謚仍臺言贈參判致祭初宣傳官李
用濬往探逆家文書彥信密令滅去其書李以武夫

只去彥信二字所謂宗老信族老信等札取入內梁
十會疏入彥信欲陳辨長子協謂不可諱從小子慓
言以不道書札上疏自辨 上嚴教曰其謂予無目
耶令下封書十九張此誰人書札乎身爲大官乃敢
面瞞如此予不勝痛憤府啓鄭彥智金字顥白惟讓
或以交友或以連姻與逆賊俱有相厚之分不可仍
在朝列鄭彥信曾與逆賊通書訊問非止一再乃敢
飾詐自辨請命罷斥未幾彥信彥智兄弟俱拿囚及
澈爲委官彥信在獄兩手攢祝曰右相出仕吾屬生
矣 上親鞫山海亦入侍鄭緝招引彥信彥智潑洁

推讓洪宗祿等將為內廳去鞫彥信以下彥智供辭
誣罔 上盛怒大憲崔滉啓曰臣是法官只知奉法
彥智不可饒貸瀓曰天下寧有兩汝立乎以書札闡
事遽加刑戮非 聖上美事且彥智無知識老妄失
對不足深責 上怒稍解除刑遠配彥信中道付處
備忘記曰鄭彥信欲斬告者之說朝廷無一言者今
因全州儒生梁詗疏知之彥信身為大官敢肆欺罔
其兄彥智效之二人者心已無君矣瀓啓曰此說臣
未及親聽而聞之亦熟朝廷無言之罪臣實首犯
上問推鞫諸臣金貴榮以為左耳偏聾不得聞之李

準以爲坐處稍遠不得聞李山海以日久不能記而
海伯狀啓回啓時彥信之說似發矣俞泓洪聖民皆
曰聞之聖民時以大憲又力言其親見正言黃愼啓
曰推鞫之時邪議橫生苟非洪聖民俞泓抗言力排
則未知國事終何如也又斥山海輩推托不聞　上
特出愼高山宰時山海曰緣固寵故黃許皆以語觸
山海忤旨而　上又疑其希澈意故於山海呈辭
答曰百計圖卿之態予已知之矣卿去則他相不能
自全是豈美事速出行公則多有好事不然則必有
悔之者矣批辭中他相及悔之云者皆指澈也及彥

信賜死命下山海成龍相顧失色不敢出一言瀫獨
啓曰宋朝未嘗戮一大臣我朝除反逆外未嘗殺一
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之　上不聽曰宋
朝亦有無狀大臣如彥信者乎瀫欲再啓力救山海
成龍不從成龍則曰宋朝有盧多遜云瀫與聖民商
議獨啓乃減死移配崔滉等請更鞫彥信而措語歌
後　上曰不敢知卿等之論不獲已耶欲已而不能
已耶以數字爲塞責之計奄奄如屬纊之氣者果何
故耶以爲彥信無可數之罪耶或慮其不能活耶已
與大臣議斷其罪卿等勿憂其或死也噫古之詩臣

其古如霜雪今之詩臣何如是姜翁耶昔者張禹欺
君朱雲願借斬馬劒秦檜講和胡銓請開藁街此二
賊者未嘗不是大臣而两人者初非有言責之任者
也特出於不堪其憤激欲伸大義於天下耳今彥信
得罪宗社背國之賊也論以王法合懸北闕弟貸其
死者只緣大臣之志不可不慰大臣之懇不可不副
非以彥信為可恕也為臺諫者是宜極言竭論使傍
觀者髮皆上指凜凜然鋒不可當然後人主優假示
以寬典方為得體亦可以折後日奸臣之心也今卿
等章疏恐不為鄰國所卭予實耻之不但傳書於四

方後無以見雲銓深恐老奸偃卧獄中鼓腹而竊笑
也予非欲加彥信之罪而有此說也為士氣而惜也
為後世而惜也初李浩以舍人率眷上京路由金溝
鍾鼎院汝立出餞以酒書盤面以示浩失色登馬快
走帶弓矢追者十餘人浩馳見縣令得五十餘人護
行至車峴乃止作書于其兄潑潑即至全州參禮驛
聞變倍道至京未幾兄弟俱拿因李廷鸞同囚潑曰
此賊人所易知而吾獨不知君有佩刀乎欲抉吾目
又曰吾與賊仇讐縱無死理吾則死有餘罪幸蒙寬
典豈復為偏黨乎廷鸞果放而潑賴澈伸救配北道

遇安敏學謂曰歸語李涵字㵢吾負李涵多矣李涵不負吾何面目見他日地下失聲痛哭才到配又出宣弘福招更鞫與兄汲杖斃潑在獄曰吾不用趙憲之言至此以血書裾曰妄交逆賊禍及老母南望痛哭地黑天蒼憲嘗戒潑不絕汝立云潔未加刑㵢謂山海成龍曰景涵字潑屢出賊招而潔未可救活耶成龍不荅山海起出㵢獨啓　上震怒曰此鄭㵢所爲山海必不如是即命加刑死杖下其母尹氏及諸孫皆被囚尹氏時年八十稚子七歲名命鐵　上欲鞫則㵢引法論啓拘囚獄中尹氏出入鞫庭㵢痛禁獄卒

令女醫扶持命鐵當壓膝澈皺眉不忍見一二度揮
扇止之及成龍爲委官羅將驅迫尹氏而略不呵禁
至加壓膝尹氏㝵子旣與賊親厚其死固宜老身何知
遂死命鐵壓膝八九度李陽元崔興源繼爲推官
上責命鐵不卽死陽元等憫之使羅將折其項而死
潑洁爲汝立腹心汝立數往其家置內房稱鄭生員
有徐廷厚往潑家問其僕曰京居鄭進士推奴歷宿
廷厚曰金溝鄭修撰豈不知以此多疑之潑洁兄弟
嘗遊山寺還壁書悽凉承旨宅寂寞舍人家句數日
墨跡自沫潑兄弟四人卜者宋祥以潑爲吉其他極

凶後浸無成而天潑洁為名士沒蔭官至是人服其
言南平有童謠曰南平宰相潑洁盖轢之之謂也果
驗潑文學聲名為一時領袖推許李珥成渾後忽作
邪論宗主刋毀兩賢書名天府久在銓曹人多怨之
爾鞫體無完膚端拱奏對不錯白惟讓與汝立書多
不道語　上下于鞫廳親抹其如此人小無人君之
量八字及猜忌狠愎四字墨淡之故人皆見之潑伸
救曰書札加戮恐非美事乃刑配又出弘福之招扶
死子振民臨鞫曰父所不知子何知之有罪無罪證
在蒼天覆巢之下卵豈獨全殞扶下惟讓從弟惟咸

仁傑之子時當路揚揚不救其巳後惟咸累年繋獄
人謂有天道　上命斷惟讓逆律澈曰經幄間出一
汝立已是不幸惟讓雖無狀豈復為汝立乎　上怒
逓澈委官曺大中以都事巡到寶城聞變終夜涕泣
郡人鄭僑語其事於柳潑等監司洪汝諄拓寶城座
首宣廷進貢生林吉雲官婢論介問之皆曰為賊則
未可知而涕泣則有之及南儒疏工正言黃愼謂同
僚曰不可以不察真偽而徑論及愼逓而諸臺以涕
泣行素論拿鞫大中呈省坐詩曰地下若從比干去
孤䰟含笑不須悲判府事崔滉欲進奏委官沈守慶

挽曰臨死亂言不可取信大中杖死後滉以其詩上
達以為怨上拿大中子婿弟侄論以逆律澈議曰大
中以陰邪險妄之人事李潑白惟讓附會邪說恒言
李珥成渾可殺遂得注書薦又與逆賊交結涕泣行
素發於公論今觀其詩怨懟君父然比諸伏誅之逆
有間斷以次律則得中矣 上不從更鞫其妻妾澈
再三獻議爭之皆得免鄭介清嘗作排節義論寄汝
立書有當世見道高明惟兄一人及丁巖壽疏斥其
徒裵賞等頌冤臺諫以與賊親厚排節義二事論啓
鞫介清供曰臣為校正郎時與賊數日同坐相見而

已 上下介清與汝立書曰絶無相通之說近於欺罔乎命詞臣將介清著論逐條攻辨榜示列邑介清刑配會寶城金用男金山重與古阜郡守丁熖議告羅州林地松廣僧性澂與吉三峯謀起兵於是僧徒庶民五十餘人就囚熖妾用男山重之妹也恐獄事不實反坐行賂獄卒誘性澂誣服澂不援引諸人皆放澂文書中有秘記與汝立所藏同供云往汝立家謄來其時二客在座一則前谷城縣監鄭介清時介清已死于謫介清本名維清世為羅州鄕吏其父移務安守沈義謙農舍介清棄妻為僧以風水周遊嘗

留寶城金錫男墓舍長㚇錫男欲妻以妾女其侄津
曰介清有本妻不可許介清以本妻失行訴監司津
又沮曰欲娶他女而誣本妻其心叵測决不可許介
清交嫁安門婢銀伊安門與奇大升爲戚使往拜大
升拒之曰容貌不可近也介清慚憤仍沈義謙洪仁
慶求見朴淳受學淳愛如子弟使敎其壻李希斡及
子姪薦爲齋郎及淳失勢反附時議李潑等極力吹
噓時往淳家致款欲掩跡人或言之淳怒曰介清豈
如是後謁淳於白雲山云自務安本家來淳女希斡
妻令婢問其僕曰留京廿餘日聞谷城縣監有窠吏

曺判書約以除授故昨午往判書宅昏時歸矣判書
李山海也溥聞之曰介清微賤不附勢何以立身乎
金長生嘗同為祭官問曰尊兄久從思菴恩義極重
所學幾何介清曰其家多書冊往來借覽矣以此澈
嘗憤然其排節義推問也介清曰此朱子說澈厲聲
曰朱子朱子汝何知朱子朱子亦於其師背恩忘德
爭介清垂頭無言澈每曰介清未反之汝立先是賊
招有吉三峯在智異山下年可五六十面瘦體長鬚
長過腹訛言指崔永慶將發啓正言黃慎止之司諫
柳根從其言最後獄事大起永慶被囚盖晉州品官

鄭弘祚言于判官洪廷瑞曰吉三峰是崔永慶別號轉相告語金克寬汝立妻族亦以是言于濟源察訪趙應祺告監司洪汝諄馳啓被囚　上教曰三峰必有其人未能物色如邊涘在東萊則曰白昇若以邊涘為白昇則無從尋捕三峰之說何以異此又教曰予偶閱地圖見居昌縣號亦曰三峰而有全八及八顧兄弟通書于逆魁者實居居昌拿來證問成渾聞永慶被逮貽書澈以永慶孝悌清修力救澈啓曰永慶獄了無端緒可尋聞渠尚氣節以孝友著名萬無逆謀同參之理臣與永慶素昧特以所聞仰達永慶

供曰平生無一見惡於人惟與成渾絶交至於逆賊
則暫相識自某年以後絶不通書意氣自若　上下
汝立抵永慶書某年以後者有約會頭流之語敎曰
何欺罔也永慶惶惑喪氣曰老病昏忘不省有此書
上又下一詩曰此詩在永慶篋中極爲凶慘推問以
啓永慶初善李珥成渾後信汝立誣毁珥渾乃謂澈
當斬汝立贈詩云牛溪一夜風生帀仙李根撓有髮
僧永慶不知所對但曰臣素不解作詩友人李魯者
以人傳說書示置篋矣澈啓曰曾聞此詩昔年鍾樓
上匿名詩渠不能詩人皆知之　上意稍解曰明是

渠所作然姑停刑未幾放送傳曰永慶身居林下自
以為處士連通權貴逢執朝權以其第目不知書者
為臨民之官求見朝報如恐不及處士果如是乎又
曰天網恢恢渠固難逃永慶文書中有梁山所送青
魚八十編咸安所送七十編安骨浦萬戶所送五百
編永慶答以其地奴子所送人皆言咸安則郡守權
用中而其他官物所送云執義宋象賢等請遠竄獻
納具宬請再鞫依允澈見通報大驚書責大憲尹斗
壽曰何不令老夫知之與成龍約同救未幾永慶病
死獄中澈嘗於省坐指永慶曰彼漢斫吾頭如此以

手劃其頸大笑成龍曰此非戲談之地澈曰人言而
見為謹慎君子李涵為虛妄君子其為君子則一也
顧謂山海曰此言非戲言他日以余為搆殺永慶之
時為口實也成龍微笑山海默然永慶平日大言曰
朴淳鄭澈臯示然後國事可為云澈言如此永慶在
獄貽書嶺南知舊極言鄭澈力救鄭仁弘裂其書投
火永慶不學不能善居鄉云傳曰領府事盧守慎於
甲申冬薦進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立無非奸賊
之輩安有如此大臣乎洪聖民李山甫等啓削職傳
曰金宇顒為汝立心腹觀其情狀有同鼠子予明知

其反覆小人不勝痛心六鎭定配柳夢井為逆賊搆
書齋前叅奉尹起莘締結逆賊並拿問申湜以汝立
門生被逮　上下一張書名湜者湜曰南平有鄭湜
上又下具姓名書湜不能對潑見湜微哂曰名士亦
欺君乎加刑一次金憑有眼疾風寒則涕不能禁汝
立磔尸時冱寒屢以巾拭淚見者以為賊泣杖斃李
黃鍾汝立文書中有黃鍾書黃鍾聞告變以為士林
之禍杖死韓百謙為李震吉故舊百謙以為震吉不
服而死為朋友者不可不見親往收斂刑訊汝立家
有叅天文七張列數君上語極凶慘故亢干連逆獄

者皆罪之數十年前南師古言戊子己丑年間湖南
居曽經侍從鄭姓火馬生人謀逆事覺搢紳多有連
累者汝立丙申生也己丑春鄭礥謂人曰今冬國必
有大變其言皆驗是時西人自甲申以後為東人所
攻不容於朝者凡五六年至是無識者倡言曰某乃
某族某是逆類以此名為東人則勿論朝士儒生舉
有疑懼之心士子中惟李貴申應榘吳允謙辛慶晉
鄭曄成文濬崔起南李廷龜等十餘人持論公平貴
曰逆賊出東人治獄專委西人松江雖有清操力量
不能鎮靜此西人無窮之禍與慶晉往謂澈曰設使

申字似誤

大監處事十分無欠自東人觀之必不滿意澈曰政如吾意敢不盡力後澈語貴曰君言極是此輩非吾所可鎭定也嗟咄久之時館學以白振民營救逆賊罪之貴曰汝立假托名儒厚誣一世何以知爲逆乎柳永謹其時在安山罪之不亦寃乎李爾瞻李昌後以掌議不出回文事將不測貴見翰林具宬營救解罰梁千頃姜海鄭大成等留于宋爾昌空家大成是永慶之戚聞吉三峰語曰宛是吾崔司畜叔氏容貌也貴大言絶之後貴爲成龍名募官成龍曰松江殺崔永慶事甚寃也貴曰小人所聞異於此小人其時

在牛溪門下一日松江大醉來到牛溪迎謂曰大監身受重任獄事甚艱奈何醉似泥松江曰吾見小人故故為沉醉以洩其憤耳鄭彥信賜死回啓成龍諉托於我今此永慶渠補已黨而欲偕救啓則假病呈單其為情狀如見肺腑矣成龍笑曰其時吾適有病耳○鄭仁弘世居陜川其父為本郡座首一日海印寺僧夢仁弘家火氣徹天伽倻山乕豹豺狼熊豕之屬無數入於其家覺而怪之往問其家於是夜生子即仁弘也壬寅徵為大司憲歸來養上來行公京裏有詩曰鳥獸草木皆知名卿今上來蒼生福入城三

日兩司空不福蒼生福朽骨仁弘性鷙許誣成渾以
其家在路傍不拜於壬辰大駕經過之時削其職誣
鄭澈以己丑獄事搆殺崔永慶與渾同謀以梁千頃
姜海等誣服爲證　上已不悅於鄭澈等一隊遂下
奸渾毒澈之敎安邦俊疏曰臨時搆陷成渾鄭澈使
君上之峻旨爲發身之奸謀者鄭仁弘洪汝諄李弘
老奇自獻四賊是盖兵燹之後推案無存舊人都盡
泯泯至今日搆生新語展轉增益至有史官一人追
書於冊曰前賛成鄭澈上變告前修撰鄭汝立死之
眩以己丑獄爲僞仁弘嘗著崔永慶行狀滿紙張皇

無非誣飾其中有臨死時謂尹光啓曰吾無罪犯只與成渾交絶故被禍至此光啓乃海南閭人也與安邦俊相親平生未嘗有係獄之事且與永慶無一面之分厥後仁弘曰當初尹以李潑至親與崔司蓄（永慶官名）同在一間相語如此而到今聞之人言誤也吾嘗刪改後使其門客文景虎上疏伸雪永慶匿光啓姓名而其言則專用之至光海朝斥言隻字及於渾澈者則永為身禍○戊子都中士子千百衆徒佯狂作恠千態萬狀或為巫覡之狀或為喪葬之事築土踴躍趨東走西且哭且笑相問曰何事笑哭高聲自荅

曰笑將相之非人哭國事之將亡又仰天大笑一時
名之曰登登曲倡首者鄭孝誠白震民柳克新金斗
男李慶全鄭協金誠立等三十餘人東西之戰自此
益深各自謀己之利委國事於相忘己丑之禍衣冠
塗地壬辰之亂國勢垂亡痛哉時歌曲又有樂時調
其聲流連凄楚其狀搖頭動身無耻又有啓眠調悲
憐哀慘又有平調羽調邈邈調皆悲慘識者以為壬
辰兆云

邪正搆誣

先是甲申年宋言慎以全羅巡撫御史到羅州謂奇

孝曾曰當初西人意在興寧君而不在今 上其言
極凶慘盖自甲戌年間東人論議日漸偏邪鄭澈以
爲沈義謙無大罪而必欲置於不韙之地並與一邊
士類而斥之此其用心不正極言其非故澈尤見嫉
潑仁弘輩欲售其志以澈爲機穽造作凶悖之言流
入宮禁搆陷西人使 上厭聽然後已己巳年仁弘以
掌令啓以澈義謙相締結爲心腹窺覘形勢癸未許
篈劄論李珥曰鄒陽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范睢
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主不覺悟者其志將欲何
爲也其時珥謂宋翼弼曰今番吾被罪則彼輩欲爲

切臣矣翼弼曰何也珥曰以李後慶為源頭亢所論
之事其機已顯然矣其後乙酉宋言愼以城上所論
義謙歷數其黨潑以大司諫追啓及辛卯二月儒生
安德仁李元長尹宖(後改宕) 李瑱李晟慶等五人疏詆
澈以誤國前是澈約成龍請建儲山海諂于 上一
日澈與山海(領相)成龍(右相)率諸人同對首發建儲之請
上不答領右相皆無言副提學李誠中大司諫李海
壽等曰此事臣等所共議也特旨誠中為忠淸監司
海壽為驪州牧使前數日誠中草建儲劄大殿別監
金喜壽常習於誠中忽來見誠中辭以有事喜壽曰

有不得已事必欲面陳乃出見則曰聞玉堂劉請逮

儲云然予自　上震怒吾持御札往領相家已六度

自袖中出示御札澈由是大忤　上意乃免相至是

山海李弘老等敎安德仁等上疏　上引見嘉奬之

曰鄭澈誤國何事德仁對曰爲大臣沉于酒色乃其

誤國　上曰酒色豈至誤國耶盖引見出於意外故

弘老等未得指授其所對矣其後俞大禎謂鄭欽曰

吾與李弘老契厚辛卯吾爲翰林弘老以佐郎居憂

要見我往見則曰吾欲駁鄭相吾曰何事弘老曰吾

爲大同察訪時金公謙納馬於驛吾以十二同給之

自 上甚喜仍指壁上銀帶曰此恩賜也吾曰雖如
此何以捉之曰此有御札欲開匣示之吾揮手曰勿
出他人縱有言君則不可為也弘老又曰鵝溪欲請
建儲而意在信城國事吾輩為之他人不欲與之後
弘老果誘德仁等上疏吾中心以為不絕此奴必蒙
及吾為伊川時弘老出餞東門外諸人行酒吾以扇
揮弘老之盃落於地謂曰吾與君交道已絕左右皆
恠之此言在弘老得志之日誠不誣云山海納交申
砬杜門辭客日夜相對啗之以信城建儲之利又言
澈將害信城母子之事恐動之且厚結其乳母飲食

餽遺不絶其娚於砬弟礏亦乳母也以故礏嘗嘔鄙
山海辛卯閏三月大憲李元翼掌令趙仁得尹彙茂
持平李尚毅鄭光績大司諫洪汝諄司諫權文海獻
納金敏善正言李廷臣尹曄合啓鄭澈白惟咸柳拱
辰李春英亘相朋比濁亂朝廷欲陷異己教誨儒生
上䟽名卿士類驅入逆類欲盡殲滅云云憲府先論
拱辰春英趍附宰相　上曰宰相為誰遂以澈對
傳曰古者罷黜大臣榜于朝堂所以昭示衆狀于國
人之耳目而以懲後人也今此鄭澈罷職依古事榜
示朝堂時汝諄主張臺論與山海相為表裡盖於已

丑冬惟咸駁汝諄以陰險貪婪人視之同䝤希其包
藏忮害之心實是朝著間一賊汝諄乃甘心於澈等
上意以欲滅信城母子之謟惡澈而汝諄等謂不可
據此爲案故執他事湊成罪目而元翼亦爲其所誤
靡然從之七月澈竄江界惟咸拱辰春英并配北道
禁府都事李台壽到順安馳啓鄭澈病重不得趲程
傳曰台壽不畏朝廷押去奸賊不嚴任意自行拿鞫
遣他都事押去鄭澈賦性奸毒旣到配所交通外人
未知作何等罪狀嚴加圍籬府使洪世恭希山海等
旨壯其圍籬不見天日雖鳥雀不得通兩司合啓右

賛成尹根壽判中樞洪聖民驪州牧使李海壽襄陽府使張雲翼等黨附鄭澈引進奸邪請並削職從之又啓兵判黃廷彧承旨黃赫柳根戶判尹斗壽海伯李山甫司成李洽兵曹正郎任炫禮曹正郎金權高山縣監黃愼司果具宬等黨附澈傷人害物並請罷職聖民海壽雲翼請並加罪遠竄 荅曰兵判與黃赫豈如是乎尹斗壽之寬厚有才智柳根文藝之士乎甚惜之此四人不可從三人竄北邊先是己丑儒生丁巖壽應旨上疏斥山海成龍 上震怒鞫巖壽等十人大憲尹滉執義成泳掌令沈喜壽等累啓伸

救至是并請罷職從之合啓護軍朴漸黨附鄭𥪝汲
引陰邪請削職錦伯李誠中以士類中人往來鄭𥪝
門下預聞謀議舍人禹性傳好詭異之議脅持公論
黨護鄭𥪝請罷職尹斗壽黃恭請遠竄 答曰依啓
性傳為人陰險黨護鄭𥪝不可只罷削職連日啓請
恭削黜斗壽配洪原當兩司請竄𥪝之時汝諄往復
于性傳性傳諱而不見又見金睟曰大臣出外已過
中何必加罪汝諄通于内性傳削官睟為嶺伯誠中
以逮儲忤旨故并論之九月汝諄論崔永慶為吉三
峰之說不過鄭𥪝陰嗾梁千頃兄弟及姜海等使之

儆出而殺之也請拿問千頃等依啓於是千頃姜海等被囚嚴刑千頃等引任禮臣等十餘人以爲言根獄官不問是時　傳曰奸臣鄭澈所搆誣排斥者並擢用盖　上惡澈在建儲而難於聲罪故以此微諷臺諫至是汝諄等以永慶事論啓千頃等不勝拷掠誣服而死時金誠一誘千頃曰汝謂指崔爲三峰是澈所嗾則可生千頃乃誣引澈云汝諄欲加罪於澈會中學大諫李德馨曰罪名云何凡殺大臣必罪名明白人無異辭可矣不然不足以服人執義盧稷曰吾意亦然遂不售其計德馨乃山海壻也嘗啓澈等

以奸黨若不知山海內通釀禍則已矣或知之反謂
奸黨甚不韙云壬辰車駕至松京從民願釋澈獎以
忠孝大節命急赴平壤仍臺啓竄山海十二月兩司
請竄洪汝諄李弘老宋言慎　答曰此時而有此論
乎此人等之罪予未知也無乃設一機而陷人乎諺
曰鯨戰蝦死此之謂也所論旣如此不得不從又敎
曰此人等頗劾鄭澈以爲奸云癸巳澈之赴京也
上密問申磼曰鄭澈往上國謀立東宮云信乎磼極
明其不然是年澈卒甲午秋大司憲金宇顒玉堂鄭
經世等啓澈搆殺崔永慶陽救陰害請追奪褒贈永

慶依啓贈永慶大司憲玉堂鄭曄兩司尹昉申欽李慶涵李時發辛慶晋李睟光朴東說立異不參　上教曰今番之論何以紛紜不即歸一也宇顒經世等曰有一重臣陰立伸救之論故如此盖指成渾云丁酉四月崔喜男洪奉先南以俊尹宏等疏言李潑白惟讓之寃死皆鄭澈白惟咸之搆誣也其時大臣不能伸救無異於澈　答曰爾等之言誤矣是時山海弘老爾瞻等相為朋比謀陷成龍以潑等之死歸罪於成龍也北人駁成龍至比韓侂胄史彌遠而謂當懸之藁街且曰田園遍一國成龍語人曰時人雖嫉

李涵猶不能加以貪鄙之詬我則不如李涵可知也
先是汝立之被誅也澈曰柳而見山野朴直之士今
何如也成龍大啣之且其姓名出於罪人文書中深
恐被罪乃疏辨曰臣素惡汝立不少許假故臣友李
敬中擯斥汝立不擬清望以至於被駁矣 上命贈
敬中爵其時臺諫削鄭仁弘朴光玉職仁弘固深疑
澈之惡渠而又怨恨成龍曰鄭澈必欲殺我也澈沒
而欲追禍泉壤成龍終爲擯逐先是澈在定州謂成
龍曰公與我同事陷我於不測之地一不相問與人
共事者乃如是乎成龍曰知公之疑恨我也故不敢

相問耳澈曰李潑之老母稚子何以殺之成龍曰公
則可以救其死乎澈曰吾則能救之也成龍曰其能
然乎仁弘初與其妻弟梁弘澍搆怨相圖以弘澍出
入牛溪門下意成渾習聞其惡由是嫉之及 上入
弘老之譖仁弘揣知 上意使其徒玄風居前正郎
朴惺及生員文景虎等疏斥成渾指嗾鄭澈搆殺崔
永慶壬辰之變大駕過其門渾閉門不出其遺君負
國之罪此亦極矣殺永慶一事固不足書也大憲黃
愼等疏陳永慶事初由於兩南監兵使之啓仍擧當
時天網難逃之教以明再鞫之由 上盛怒教曰永

慶巳鞫之後君上既命放之而兩司論之必有其由
終爲其所殺則人之稱寃不亦宜乎大憲奇自獻等
覘知　上意啓以殺士之名欲令君父當之云兩司
追論永慶再鞫時臺諫　答曰卿等始論殺人奸黨
於十年之後一線公論如稚陽初動絶脉復續夫天
下之事有本有末舍其本而治其末則徒勤而愈不
治先其本而後其末則不勞而事皆得其正矣今乃
擧討惡之典捨其魁渾僅論枝葉此所謂網漏吞舟
緦功是察兩司請削渾官　答曰成渾之罪不在多
言只黨結奸凶在所必討而至於殺人之慝不須並

論毒澈搆殺永慶之後稍有知識者皆著與澈并生
於鴨江之東而渾也不為絶交其所以不絶交者無
乃其心足可知也雖然今日公論得行已授之官不
須追奪屢啓　荅曰公論如此依啓但以已著黨奸
遺君之罪罪之可矣渾已於戊戌卒慎以門人引景
爾疏門生徒黨之說避而仍陳本事憲府李成祿趙
翊閔有慶處置請出而因嚴敎避嫌諫院趙希輔李
軫賓金止男李卿雲處置請出成祿又因嚴敎避嫌
玉堂申欽崔尚重李顯英洪遵處置以為揑造無形
擠毁士類者前後滔滔憲府所論誠不為過云而請

出之以諫院有不察之失請遆不察云者諫院避辭
以為前後論例絶無指成渾為言者今景虎徹出不
根之說云云成渾追奪時論啓三司憲府李效元朴
震元姜弘立宋錫慶諫院柳濤鄭轂崔忠元李文澄
權泰一玉堂尹暾朴而章姜籤等論啓永慶而鞫時
臺諫兩司憲府洪履祥尹義立柳希奮金光睟諫院
鄭光績姜籤等而玉堂李廷馨李志完等又啓而其
指辭皆以為永慶清明直節林下處士鄭澈置之死
地成渾終不救止云仁弘以大憲赴召即論黃愼以
下或竄或黜無遺至於成渾比秀吉鄭澈比清正

上皆嘉納當時宋翼弼往見山海有憂愁將死之形
曰有一丈夫必欲殺我我其死矣蓋山海曾爲吏判
時擬汝立金堤郡守而渾議于澈欲論之李希參祭
聞之傳于山海山海意必至於死欲圖自免之際因
建儲之議欲爲傾陷渾澈之計又因翼弼通報于渾
澈冀其止也所謂丈者即渾也　上自聞山海之謟
聞大疑澈慮有禍變使信城外舅捕將申砬率軍官
直宿信城家人皆恐懼年少士類之目以西人如沈
喜壽等恐有連累爭言澈之過失因以免禍且急於
名官其計可哀至於成文濬欲離其父交道移書爾

瞻曰亡父有何所利而與鄭澈同事乎又曰曺次石植之妾子及陜川郡守金沔男行再過于仁弘以明渾澈不親之狀沔男謂以萊菴於牛溪解惑不爲深治其過云而仁弘著崔永慶行狀於渾澈尹斗壽搆捏誣斥無所不至烏在其解惑也文濬歸滄浪以渾之子文行見稱於世不嚴邪正之辨可惜金長生以爲己丑之獄前後議論松江一皆相議於牛溪公心平反而子弟門人怵於禍福爲此分貳之計非所以述父師之意也又其伸冤文字尤多不韙之語旣移書文濬而嚴責又責申應榘以不能善導師門子弟重得

於父師文濬又嘗於爾瞻時遇曺次石於路稱仁弘爲先生而問其安否又問其幾時赴朝一武人見其狀告于金尚憲尚憲嘗賤惡之○明廟嘗夢 太祖告曰海西某鄕家有好女可亟納以延國祚明日又夢如之使人訪之一如夢狀但女是潢派近宗女也納宮中只歸敬嬪能善釀酒 宣廟卽位偶往顧帷中曰有新釀乎有女在帷中明貌映簾 上驚問誰也嬪對曰母弟有女姓金老身方要一見倉卒不能引避 上欲納之嬪不敢辭女遂爲仁嬪誕 仁祖或曰女是潢派 明廟難之問李浚慶對曰苟利於

宗社宗女何害 工果納之後是爲浚慶罪崇之一

云張維撰仁嬪神道碑曰 文定大妃夢異人告曰

尚州李某有女子納之則吉覺而使人物色不能得

遇一僧指其居得之納于後宮是爲李淑儀竟無子

仁嬪實曰淑儀得進嗣續昌大 文定之夢殆天之

啓衷乎